

商海弄潮

雪漫渔村

大象无形。雪落无声。一瓣一瓣，一片一片。谁的心事在飞？

静。万籁俱寂。静，悄悄地伸出无形的大手，将渔村的腥味、杂乱和喧嚣，一一拾起，将风，将雪，将梦，统统拦在舱外。

村口的那只老黄狗，一夜大雪，肥了。小猫三步两步就蹿上了房顶，正在好奇地张望时，一脚踏空，摔在了雪地上。于是，慌乱的吠吠沿着小巷开始起伏。

先是呼啸的风，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宣布渔村开始入冬。接着，漫天大雪正式宣告集体休渔。于是，渔村开始蛰伏。

船，静静地蹲在岸边。人，静静地猫在舱里。鱼，静静地卧在水下。而村后的那只老钟老鸹却急了，像一柄饥饿的鱼叉，以不计后果的捕猎方式，向着船舷上的几只鸬鹚俯冲。不一会，一群老鸹，一阵箭雨，让舱里的人，手忙脚乱。

榕树上的乌鸦，本想伸伸脖子透透气，却不幸目睹了一场龙虎斗。于是，它以特有的方式开始抒情：啊——！啊——！

一切又恢复了平静。风，很薄，只有几撮闲风，还在巷子里乱转。

岸边，舱里。一壶炉火，一壶老酒。汉子的脸越来越红。“快！快！快撒网啊！鱼都飞起来了！”于是，酒杯成了他手里的网，飞了出去。

“当家的，你醉了。”女人一个箭步，扶住了汉子的翘翘。汉子顺势抱起女人。雪落无声。大象无形。

一条反扣在沙滩上的船

天，一百八十度地远着。海，一百八十度地阔着。水，一百八十度地蓝着。

沙滩上，一条老船，翻身一百八十度，反扣着，像一位耄耋老人，趴在沙滩上晒太阳。

岸边，许多船，一百八十度排开，像一队就要出征的士兵。

在水之涓(组章)

李佑启(湖南)

而鱼呢？鱼在水里，却是三百六十度的精灵。

不要说征服。因为，世上根本就没有绝对的征服。

反扣在沙滩上的船，也许，以前的确有许多许多动人的故事。其实，每一条鱼也有许多故事。鱼在水里，所以，水里有故事。来到岸上，所以，岸上也有故事。

我没有故事。我在岸上，在一条肚皮朝天的船旁，举着相机，却可以带些故事回去下酒。需要默哀吗？没有意义。自己的精彩，只有从别人口里出来，才是真正的精彩！

鱼在江湖

江湖小世界，世界大江湖。鱼在江湖，不分大小，不论尊卑，都是兄弟，都是朋友。

鱼是属于江湖的，江湖是属于义气的。所以，鱼儿很讲义气，绝不以出卖朋友、牺牲朋友为代价，去争名利，去抢位置，去达到自己不可告“鱼”的目的。

所以，江湖是鱼儿的天堂。所以，庄子以真理的名义，说，鱼儿是快乐的。

鱼儿的确是快乐的。快乐的鱼儿不管是在水香波怡之时，还是在惊涛骇浪之中，始终吞吐自如，泰然处之。

鱼儿知道，水是自己的生命。它

还知道，江湖是大家的江湖，水再美再甜，也得取之于江湖还之于江湖。

因此，世上只摔碎过吞象的蛇，而没有摔碎过喝水的鱼。鱼儿的快乐来自于耐得住清贫，守得住寂寞。

水将低处作为自己的归宿，鱼把江湖作为自己的圣殿。水在低处，鱼在低处。

江湖从来就不缺热闹。或为了阳光下的公理，或为了角落里的私利，刀光剑影是常见的浪花。但一切与鱼儿无关。鱼儿的快乐来自于耐得住清贫，守得住寂寞。

鱼儿也是不幸的。鱼儿的不幸，不在于人为刀俎它为鱼肉，不在于面对渔网的阴险就失去了鱼死网破的勇气，也不在于有人为了浑水摸鱼而搅乱了江湖，更不在于有人为了捕鱼而排干了池塘里所有的水。

鱼儿的悲剧不是自己撰写的，是渔夫强加给它的。渔夫常将捕鱼的方法作为礼物送给别人。

面对灭顶之灾，鱼儿总是束手无策。可是，鱼儿有什么？鱼儿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没有手？

然而，鱼儿不知道的我知道。鱼儿最大的不幸在于它游于釜中还依然将别人的阴谋当作一番浓情美意，给它一点好处，它就舍生忘死，涌泉相报，相濡以沫。

江湖是规矩的江湖。鱼儿讲规矩，而渔夫，却不讲规矩。于是，鱼儿想哭。但鱼儿不能

哭。谁相信鱼儿的眼泪？

鱼儿从来不说自己是弱势群体，但渔夫却常说自己有许多无奈。

人类有文化，鱼类没文化。所以，人类有个词儿叫做“鳄鱼泪”。而鱼类的大脑里，却只有江湖一样博大的胸襟，只有水一样公平的意见。

有一种善飞的鱼叫“燕蝠”，但飞来飞去最终飞进了渔夫的船舱，飞上了别人堆积着山珍海味的餐桌。

不错，鱼儿可以飘洋过海，但鱼跃龙门终究只是一个神话。

静水深流，这是鱼子孙们代代相传的古训。可是，鱼儿想不通，“坐收渔翁之利”怎么就是江湖上人人仰慕的“美人鱼”呢？

鱼儿眼睁睁地看着江湖的水越来越深、越来越浊，深得让鱼儿不敢相信那就是江湖，独得让鱼儿分不清南北；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越来越弱小，弱小得连最后的一点脾气也没了。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看着，看得心里空落落的。

鱼在江湖，任人宰割似乎成了早已注定的渊数。

怪谁呢？鱼在江湖，身不由己！其实，江湖最终还是鱼的江湖，水也是鱼的水。鱼才是江湖的主人，这是颠扑不灭的真理！

所以，一位老者，在水之涓，两千多年了，至今还在一遍又一遍地唠叨“上善若水”。

有时候，卑者比尊者更伟大，或者说，真正的伟大，正在低处！

那照亮世界的太阳，它哪一天，不是从低处升起？

任何一个想要站得更高的人，他往往会先看地底下。因为，许多美好的东西，不在高处。

锦里诗苑

风吹草低(组诗)

苏浅(辽宁)

秋日:黄昏

落日低垂,秋风
向上吹——

黑暗将至啊,
我们要在此相遇。

要带上你的日子,成为
我们的日子——
我的冷一无所有。

野兽远在他乡。
我怀抱,
秋天寂静的笼子。

给我现在,让它就是永远

如今,我能够想起的事情
并不仅仅来自内心。街道两侧对称的空旷
我愈向前,它们敞开得越多。
而那尚未涉及的来日,
允许我为浪费过的光阴内疚。
借助一枚扇般的落叶,
我看透了永恒,并同时理解了它:
爱你的时候
我不爱别人。
一朵插在花瓶里的花
它盛开,我闻到了枯萎的芳香。

为什么日子要飞来飞去

又一年到了尽头
转眼间就要飞到
看不见了
看不见的翅膀
看不见的速度
总要散尽最后的重量才能重新
回到树枝上
回到一种态度中
竖起羽毛
如同一只鸟儿对
另一只鸟儿的认知
无需铺垫
始终在空中

旷野

在旷野上,看落日
一眼就看到了尽头
看破得到和失去,一任
风吹草低

风吹草低,在旷野中低头
肯定它的完美

肯定黑暗的时辰
使我们的时间完整

时间向上生长着

最下面是绿意轻盈的草地
在半山腰,树木葱茏
时间总是向上生长着
在头顶为每一个夜晚敞开门
那时,雪落下来,涌向峰顶
那时,月光已生成
使人忘记一切——

暴雨未至

浮在头上的时光
每天只滴下一点,太慢,在房间里踱步
慢慢地生锈,疲倦
暴雨未至,仍然是平静的一天,欢乐和忧伤寻
找到
各自的险度。暴雨未至
犹如我受
却无所表达

有些事是不可能的

我在一天里用去了二十四小时
你不能比我更多
我在另一个城市,走平衡木,有远大前程
我说快就加速
良驹已换成宝马

我一生只用一种姿势
红灯停,绿灯行
守良序
遵守规则

更深的蓝

现在,我特别想念,海
它湿润的蓝
如果我一直想下去一直想下去就和
想你
一样了

被风吹动的日子

当我什么都不想的时候
就可以芦苇那么轻,就可以芦苇那么
轻飘飘地
轻

风吹来,我向一个倾斜
向没有时间的一侧,像一头大象
终于被说服

隔壁之远

邻居在另一扇门后面
邻居在自己的锁里
邻居不使用我的钥匙
只在薄薄的相遇与陌路之间
与我隔着墙
仿佛苹果,挨着梨

夜晚的星空(组诗)

李宏(辽宁)

阳光明媚

早上的阳光更加充沛,明朗
这是这个月以来最好的天气

一束束阳光从银杏树梢上斜射过来
照在松树上,松树显得更加葱绿金黄

好多人拎着早餐从远处走来,边走边聊
她们脸上充满喜悦,仿佛幸福在悄悄来临

银杏树显得更加从容淡定,一棵棵的
永远保持着青春年华的光芒以及活力

让我们在阳光明媚的秋天里
找寻自己的归宿

曾经的路

我又回来了,就站在一棵老柳树下
这条路细长细长的,我走过无数次

今天站在这里,不知道老柳树还认识不认识我
只是靠在他的身旁,倍感亲切,如同靠在父亲
的身上

每次走在这里,我无数次欣赏路两侧的老柳
它们妩媚多姿,尽显自己年轻貌美

两排老柳,在这个早晨,神色淡定
真是纹丝不动,像雕刻一样

仿佛一幅春天的彩图栩栩如生
让这个秋天充满了浓浓的诗意

夜晚的星空

夜晚是看不见星星了,不过星星就在我的心里
此刻一层层云层越来越厚,大片大片的

我知道星星都在云层的上面,照样金碧辉煌
照样张灯结彩,照样笑口常开

所不同的是,一片片的云层像一块块黑布
在一颗颗星星的照耀下更加苍茫遥远

我无数次想象它们
在一起时的交集精彩瞬间
是来自遥远的星空

回家

夏卫东(四川)

冬天还没来临,防寒衣已添上了
秋雨绵绵,没有停下的意思

我找不到一句赞美时令的词句
看守老屋和责任地的表弟告诉我
雪线已在门前的山顶,荞麦还在地里躺着
白塔下的酥油灯光一直可见

老屋空着,挂在屋中的艾叶闭口不言
我居住的这座城市,为何总是
与雪人无缘——

五谷会归仓,风雪也将扑面
关于何时回老家的话题,似乎越来越远

逝去的青春

周德龙(辽宁)

红日从山脊梁滚落下来,
在我的脚下碎了一地的彩霞。
我用残损的目光收起的形骸,
唯恐明早不复来。



当虫子爬进那棵树以后

黄建明(重庆)

觉得跟每天要吃饭、要接受阳光、要呼吸一样,属于正常的现象,不足为奇。因而,也无须惧怕,无需怨天尤人,无需自暴自弃,要保持一颗平常、平静、平和的心态,无论感冒之类的小病,还是身体出现比较大的毛病,不要惧怕,要敢于面对现实。

小时候偶尔会感冒,常常是额头发烫高烧不下,身体乏力,没精打采的,不吃不喝,赖在母亲怀里,一刻也不想离开。那时,父亲去屋后的山林,爬上枇杷树,采集厚实一点、老一点的叶子,拿回家里,“刷刷刷”去掉叶片上的毛,涂上少量的蜂蜜,在灶膛火前炙烤,待到有点焦黄,放到药罐子里,加上水熬煮。然后,母亲倾泻到汤碗里,冷却一点后,端过来送到我嘴边,把药吃了,就不会咳嗽了。这枇杷叶熬的药不同,有淡淡的清香,有甜甜蜜蜜的味道。如果高烧厉害的话,母亲就取出泡菜坛子的“酸萝卜”,父亲操起菜刀,“蹭蹭蹭”几刀削成两个圆溜溜的小球,放入装有水的药罐里,搁置火堆旁边熬煮起来,一阵咕嘟咕嘟噜噜着热气。熬过一阵子,父亲用筷子捞起“小球”,在他那两只宽大的手掌里来回地滚动,嘴里不住地“啧啧啧啧”吹着气。然

后,掀开我后背的衣服,让“小球”在我背心的那层肌肤上下来回地游走。开始,“小球”包裹着极高的温度刺激着我的皮肤,渐渐地“小球”没有了温度,父亲放到药罐里,继续夹起另一个热气腾腾的“小球”,如此在我后背倒腾……经过这般循环往复的“治疗”,晚上再盖厚一点的被子,捂出一身大汗,第二天高烧像潮水一般退去了,咳嗽减轻了许多,身体轻松了许多,精神好了许多,感觉有一股劲也不知道从哪儿悄悄地潜入了身体。

当然,这样的温情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去不复返,只留在久远的记忆里,留在美好的梦里,留在浩瀚的时间长河里。

2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无意间被染上了黄疸型肝炎。回到家里,突然感到身体被抽空,脸发黄、四肢乏力,没精神,整个人像一棵遭遇狂风暴雨的大树歪歪斜斜,随时都有可能倒塌。不久,只好住进了医院。我躺在病床上,整个人松软得像一滩泥,站着想坐下,坐下想躺着,软弱无力,真是病人膏肓。我躺在医院靠

窗边的一个病床上,夜里一片寂静,医院后边是一个山沟,沟的两边有许多树木,穿过树林的远处传来一种当地叫“鬼冬瓜”“呱、呱、呱”的鸟叫声,看到漆黑的一片,一个人感到有些无助、有些凄苦、有些失落。黎明,第一束亮光赶走了夜的黑暗,窗外传来车水马龙的喧闹声,“叽叽喳喳”人们的说话声,夹杂着“踢踏踢踏”疾走的脚步声,我躺在床上,想到自己目前的状态是坐不能坐,站不能站,走不能走,真是心急如焚呀!感叹一个健康的人是多么自由自在,多么快乐开心,多么令人羡慕呀!

这段时间,人的心理发生了大的变化,仿佛失去了自由,医院墙壁的白,床上被褥床单的白,护士着装的白……白色成天在眼前晃来晃去的,病房没有一点生气,枯燥无味,心备受煎熬,人好像跌入谷底。

这让我真正感受到,人有什么病可以,但一定不可以有病,有了病不仅仅是身体的疼痛,还有来自内心的折磨。

当遇到害虫侵扰时,我们的人生之树只有内外强大起来,才能抵御外来袭击,长成一棵高大、伟岸、生机勃勃的大树。

问花解语

寻找花朵背后的趣味故事(十)



梅花香自古语来

王小水(四川)

携梅使梁

汉朝刘向的《说苑·奉使》里,精彩记载了越国遣使者携梅使梁的故事。

“越使者诸发执一枝梅遣梁王,梁王之臣曰韩子,顾谓左右曰:‘恶有以一枝梅,以遗列国之君者乎!’请为二三子榭之……梁王闻之,被衣出,以见诸发,乃逐韩子。”

越国大夫诸发奉命出使到梁国,执一枝梅花赠给梁王。梁国韩子

认为,使臣见君仅仅赠一枝梅花,认为非常没有礼貌,想要对使臣进行羞辱。当梁王听了诸发的解释后,知道这是越国的礼俗时,便披衣见诸发,赶走了韩子。越国以一枝梅花作为国礼赠送给梁王,梅花作为国花国礼,当之无愧!

折梅寄远

古往今来,吟咏梅花的诗词如珠玉闪烁,最早一首诗是陆凯的《赠范晔》: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

梅花妆扮黄华闺女

据北宋初年所编撰的大型类书《太平御览》记载:《太平御览》,时序

部》引《杂五行书》:宋武帝女寿阳公主,人日卧于含章殿檐下,梅花落公主额上,成五出花,拂之不去。皇后留之,看梅几时,经三日,洗之乃落。宫女奇其异,竟效之,今梅花妆是也。

南朝宋武帝刘裕的女儿寿阳公主,在某年的正月初七卧于含章殿下,殿前的梅花被微风一吹,落下来一朵梅花。不偏不倚正好粘在公主的额上,而且怎么都揭不下来。于是,皇后就把公主留在自己身边,观察了好长时间。三天之后,梅花被清洗了下来,但公主额上却留下了五个花瓣的印记。

宫中女子们觉得额头上装饰几朵梅花花妆,更显娇俏,也学着在额头上粘花瓣,梅花不是四季都开,于是她们就用很薄的金箔剪成花瓣形,或采集颜料花粉贴画在额上或者面颊上,叫做“梅花妆”。

在《木兰诗》中木兰恢复女儿身后,“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就是指这种妆法。后来,人们便叫做“花黄”或“额花”。由于梅花妆的粉料多是黄色和粉色的,加之采用这种妆扮的都是没有出阁的女子,慢慢地,“黄华闺女”一词便成了未婚少女的专有称谓了。

锦里副刊

刊头题字:龙良贤 主编:冉杰

投稿邮箱:763358734@qq.com



总第 16 期